

《難兄難弟》尋找雍雅山房

過來人



本港在五十年代，新界尚未發展，因此很多居民

都以新界鄉郊地區為後花園，而商人亦看準不少風景獨特的地方，投資發展成為各具特色的旅遊勝地，當中較有名的包括位於大埔道的華爾登酒店及雍雅山房、位於青山灣畔的容龍別墅，以及位於沙田的龍華酒店和位於銅鑼灣大坑的虎豹別墅等，隨後的幾篇文章，筆者會就這些已經消失或者即將消失的古舊旅遊點逐一重溫，讓大家緬懷一下昔日的香港情懷。

先談談雍雅山房吧。雍雅山房（法文：Yucca de Lac）位於沙田中文大學以南，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五日開業，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日結業，原址已被發展成二十一座獨立別墅，名為雍雅山（De Yucca）。

雍雅山房本來是廣東省國民黨將領陳濟棠的兒子、香港富商陳樹中的私人度假別墅。該別墅佔地七萬九千六百五十四平方呎

，其建築及園林設計，糅合了中國及日本的建築特色。後來該處被轉售予梁姓業主。一九六三年，梁姓業主過世後，其遺孀以九百三十萬港元再售予彭氏家族的彭鑿沅先生。彭氏家族便將建築物的內堂改為西餐廳，而戶外茶座則維持原貌。餐廳以售賣中國菜為主，招牌菜包括紅燒乳鴿、煎釀山水豆腐及乾炒牛河等。

雍雅山房開業後，成為當時粵語片的取景勝地，當中以秦劍執導的電影《難兄難弟》最為人熟悉。雍雅山房的全盛時期是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七年，因為當時香港經濟好景，很多人不介意高消費。然而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後，雍雅山房的生意受影響，彭氏家族亦於此時開始計劃把雍雅山房變作住宅，但改變土地用途手續繁複，擱淺了八年。二〇〇五年九月終於招標易手，最後由投資者羅家寶以三點八億港元投得。

雍雅山房最後營業一天，由中原地產包場，並邀請兩百名嘉賓度過其最後一夜，包括昔日粵語電影紅星胡楓、唱片騎師陳任、藝人Maria Cordero等。



▲雍雅山房的露天茶座為不少港人留下記憶
作者供圖

在瑞安，尋一朵「心蘭」

陸春祥



戊初秋，一個陽光晴好的下午，我的思緒似乎還

跳躍在東源村的木活字方格裏，車子已將我帶到公園路一帶，市河邊，大榕樹下，一陣鑼鼓聲鏗鏘傳來，我隨即駐足，原來是市民業餘劇團在演出，女主角演唱的綿綿聲傳來，那一定是趙貞女上京尋夫了。

瑞安公園路和郵電北路交界處，有一座中西合璧的精緻老式建築，這裏就是心蘭書社的舊址，外觀的白牆灰瓦，大廳裏鋪地的青磚，古舊長桌，老式吊燈，灰撲撲的內牆，一切，都顯示着它的古樸。

我一一細看。大廳的南壁，有一塊心蘭書社的總序，主旨鮮明，這是中國最早的圖書館之一；大廳的北壁，則是一面浮雕，繪雕着心蘭的創始人及讀者借閱圖書的場景。其他的壁牆上，有多塊展示圖片，心蘭的百年發展歷史脈絡清晰。那四個展櫃，我又盯着看，裏面都是當時所藏的各類書籍。

心蘭的藏書，講究中西結合。創辦者清楚得很，封閉閉國只能是國家落後的重要原因，國學自然重要，但西學同樣

能給人大大開闊眼界。這一本，赫胥黎的《天演論》，西學進化論名著，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，喚清知識分子如夢初醒。我知道，《天演論》正式出版在一八九八年，這一定是心蘭後期添置的書。展櫃上還有不少當時宣傳變法維新的雜誌，比如有章士釗任主筆時期的《蘇報》，比如有黃遵憲、梁啟超等主辦的《時務報》等。

數十年的不斷投入和積累，心蘭書社的藏書已蔚為大觀，達到「尋常文史，略可足用」。

還有讓我驚喜的。大廳的北兩側，各有東西兩個房間。東屋有個橢圓形窗口，伸進一望，裏面有不少書架，架子上疊滿了書，一位姑娘端坐着，她是圖書管理員。姑娘告訴我，這裏的書，和瑞安圖書館的圖書打通借閱，二〇一五年六月，心蘭書社正式對公眾免費開放，那時是每周三、周六兩天借閱，第二年一直到現在，我們都是每天開放的。

再轉到西屋，大吃一驚，這一屋子都是古籍呢，這是心蘭的書嗎？陪同我的王鍵先生笑着說：這是我收藏的呢，放到心蘭展示的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

沒去過菲律賓，很想去看看。本月八日，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組織了一個菲律賓宿霧文化之旅團。機會難得，我們趕快抓住。

飛機着陸了，宿霧機場剛啓用不久，內外風格像度假屋。在去酒店的路上，當地陪同小林給大家定心：「菲律賓現在沒有排華現象，中菲關係向好，連習近平主席過幾天都要訪菲。」聽他這麼說，團友們都「哇！哇！哇！」地感嘆，心也定了。八年前，發生在馬尼拉的香港人質事件，大家還刻骨銘心。

這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，早年被西班牙殖民，後來西班牙與美國興起戰爭，後者取勝，國家易主為美國殖民地。二戰爆發後，日本侵佔東南亞各島，菲律賓易主為日本殖民地，直到戰爭結束，才獨立。由於美國當年留下的英文主導地位，因此菲律賓的官方語言是英語。宿霧是他們的第二大城市，主要觀光城市，過去沒怎麼發展。

看着正在用手機的團友，小林問：「網速很慢吧？」「太慢了！」藉此，他介紹當地的無線上網情況：「這裏用手機的人不多，用智能手機

印象宿霧

小冰

的更少，即便有網絡，也不過是3G。」「沒手機，怎麼過日子？下班時間怎麼打發？」一位年輕團友問。「不看手機很奇怪嗎？不奇怪，菲律賓是體驗慢節奏的好地方。下班時間也容易打發，沒條件的，早早就寢；有條件的，去便利店買一瓶啤酒，三三兩兩，一邊喝酒一邊聊，就可以坐一個晚上。」

汽車駛出機場，不見高樓大廈，視野開闊，一路暢通。一位朋友發現一個問題，說：「有些汽車的車牌好像不正規。」小林聽了解釋道：「是的，宿霧的車牌種類繁多，有些車牌是車主自己製作的。買了車，不去辦車牌，需要了，用一塊木板或者紙盒，隨意寫上一個號碼，掛在車前就上路。類似的個案很多，警察管不過來，一旦被抓，也就認命。另一現象也有別於香港，十字路口有紅綠燈，但是紅綠燈下無攝像頭。」

晚餐後到酒店附近的鬧市區逛逛。街上車多人多，聲音嘈雜，到處有小生意人擺地攤兒。交通亂，不見警察執勤，也不見義工指路，沒有地鐵，人們都擁擠在地面上，說話的嗓門也大。然而我們發現，他們和善，不吵鬧，不討說法，不帶敵意，更不動粗。人與人之間相互碰撞了，雙方都搶着賠禮道歉，送上笑臉，互道「

對不起」。如此這般，反倒覺得這是一個亂中有序，亂中有平安的城市！菲律賓窮人多，貧富差距大，整體經濟不發達，國民受教育程度也不高。萬萬沒想到，這裏的人卻是樸實、有禮，也不乏溫和。

市區的巴士很有意思，本地出產的小型車，車身矮矮的，十來個座位的大小，車門開在後邊。說是門，又不像門，倒像留的一個口。口樣的門不關閉，始終敞開着，乘客隨上隨下，招手即停，連在十字路口的暫停，也有人跳上去，跳下來。乘車人的敏捷，我看得膽戰心驚，沒有那個技巧，也沒那份膽兒。這種車，是宿霧市區的主要交通工具。

巴士上的座位擺得也夠新穎，不是面向前方，而是順着車身，靠兩邊窗戶，豎着各擺一排。乘客面對面而坐，中間距離所剩無幾，加上車身不夠高，中間不站人。一輛如此大小的巴士，可以擠二十來人，大家心平氣和地擠着，站在車尾的那一位是售票員，他堵在車門上，雙手緊抓把手，以防摔倒。

說到這裏，你對宿霧的市區和交通，就該有了點印象，喜歡看新聞的，還能追溯到一些新聞畫面。

禪宗的啓示

顏純鈞



年輕朋友問我：禪宗現在還有用嗎？一句話把我問倒了。

對禪宗，我是門外漢，多年來零星讀過一些禪宗公案，大多如墮五里霧中，不求甚解，從來也沒從現實生活的角度，去想過禪宗有沒有存在價值。其實這個問題與問「唐詩宋詞有沒有用」一樣無解，唐詩宋詞形式上早已過時，但它們的文化意蘊和美感精神，早已化入我們的傳統基因，它們分明不在了，又分明還在。

如果問，生活中還有禪機嗎？那可能值得想一想。

禪宗一個很著名的公案，說的是兩個僧人看到廟前的幡在風裏動，一僧說是風在動，一僧說是幡在動，慧能就在旁聽到了，就說「不是風動，也不是幡動，是心動。」這一說把兩個僧人都鎖住了，也把千古以下的人都鎖住了。

風吹幡動，風是因，幡動是果，這是一層因果關係。人不可能看到風在動，但因幡在動，就知道風在動，這又是另一層因果關係。人是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，憑觸動而推測出風在動，因此是一種「心動」的結果。

一僧看到幡動，那是直接的目測，另一僧看到風動，那是進一步的推測，慧能說是心動，那是最深層的論斷。慧能這樣一說，兩個僧人都沒話說了，因為「心動」之說，好像去到另一個境界，居高臨下，一覽無餘，說明整件事的本質，源於自己內心。心不動，幡動和風動都沒有意義，只因為心動了，才看見幡和風都在動。

但，心動與風動並沒有必然的聯繫，心不動，風與幡都可以在動，那心動又能算是本質嗎？整件事中間本有無可辯駁的邏輯關係，但慧能不用邏輯去說這件事，他用直感。「心動」二字出人意表，把事情直剖到底，中間省卻了層層分析，一步直達結論，一記棒喝，令人如醍醐灌頂。

禪宗追求的，或許就是這種凌厲決斷，這種思考事物閃電般的最境界。到這個地步，就沒什麼話說了，話都給他說盡了，一句話統領一切。如此，便叫做禪機嗎？

禪宗公案說的都是歷來禪門的故事，有些故事意思含混，有些答非所問，有些像文字遊戲，有些甚至不落言詮，喊打喊殺。禪宗主張內省，提倡本性清淨，人本來就有真常心性，那就是世界的本源，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由自己內心派生出來的，所以最要緊是要認識自己的本源心性。

禪宗公案「飢來吃飯，困來即眠」，說的是有人問大珠慧海禪師，說你修行禪道，是否



▲禪宗主張內省，認識自己的本源心性
資料圖片

用功？大珠慧海說「用功」。「如何用功？」大珠慧海答道「飢來吃飯，困來即眠」。那人說人人都如此啊，大珠慧海說：「他們吃飯時不肯吃飯，百般挑揀，睡覺時不肯睡，百般計較。他們與我的用功不同。」也就是說，參禪用功要極之專注，要往內心去，要排除外部世界的干擾，把自己內在的心性發掘出來。

但把內在的心性發掘出來，又作什麼用呢？用來了解外部世界嗎？用來尋找接應外部世界的方法嗎？用來改造外部世界嗎？禪宗似乎都沒有回答這些問題。在禪宗看來，外部世界都是空的，只有內心才是實際的存在，但找到內在心性又怎麼樣呢？好像不怎麼樣，找到了，找到就是目的。

禪宗分南北兩宗，北宗講漸悟，南宗講頓悟。漸悟是一點點去感悟，頓悟是一悟到底，高低自然有分別。但漸悟容易，頓悟很難，一個人動於思考，廣博吸收，深刻思索，可能會有漸悟，但如資質魯鈍，可能永遠都不能頓悟。禪宗主張往內心去，認識個人的心性，就是希望發掘每個人自身最優秀的資質，直見性命。

但實際上，不論漸悟頓悟，都不可能孤立地從內心去找，人對外部世界毫無認識，也不求認識，那他到內心去找什麼呢？悟出來的又是什麼呢？值得有所感悟的，恰恰是複雜紛繁的外部世界，是人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係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當然，不論漸頓或頓悟，不論悟到的是什麼，都是要用心去達成的。

因此，到內心去發掘追尋的，如果只是內心本身，內在的特質本身，與外部世界沒有關係，那找到的內心，只是孤立的內存在。外部既是空的，內部又是孤絕的，那禪宗要達至的，又是什麼樣的生命高度呢？即使那個高度高不可攀，冷峭自立，無來無往，無始無終，那這樣的高度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吃飯時專心吃飯，睡覺時放心睡覺，參禪時專注參禪，然後一直往深處去，去到極深極

深之處，在那裏能直見性命嗎？人不可能孤立存在，人的存在意義、存在價值，都取決於自己在外部世界的處境，取決於自己與外部世界的關係，把外部世界強行消解了，人什麼都不是，只是一堆行屍走肉。

惠能對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」的回應是：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這一反問，把神秀逼到牆角。因為他這一說，就沒什麼好說了，說到這個份上，已經是極致，已經是絕頂了，冷對人世汪洋，目空一切，在他面前，所有的公案都顯得浮淺。

但本來無一物，連塵埃都沒有了，那還要「飢來吃飯，困來即眠」嗎？還有禪嗎？什麼都是空，還有什麼值得計較的呢？沒有什麼可計較，那還參什麼禪？

當然，你這樣問他，你就不懂禪了，禪就是從無中參出，從空中禪出不空，你參不透他，只是你沒有慧根而已。

但「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」卻是有用的，人難免被外部世界紛繁的世相所迷惑，也難免被自己內在蒙昧所局限，人要讓自己有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的明慧，便得時時「拂拭」掉那些遮蔽我們智慧的障礙物，那些浮淺的因循之見，四面八方的誤導，淺嘗輒止的陋習，只有不斷發掘自己的天性，精進自己認識事物的智慧，才能使自己洞見生命的真諦。

處在這個發展迅猛、應接不暇的全球化時代，人們往往容易迷失在資訊海洋中而不能自拔，如果沒有足夠的警惕性，沒有「時時勤拂拭」，難免惹得一身沒用的塵埃。這些一層層覆蓋我們生命的塵埃，將使我們失去應對這個世界的本源心性。

因此，如果說禪宗今日還有點啓示，那就是啓示我們要不斷內省，發掘自己的天性，發現自己的優秀特質和性格弱點。除此之外，也要用心去考察和研究外部世界，在內外交叉觀照的過程中，去發現一些從前未曾察覺的新動向、新矛盾、新規則，讓自己更從容去面對這個變動不居的世界。

也就是說，今日人還是可以對外在內在的世界有漸悟的，一些個別事物、局部的關係，都可以通過思考，一點點弄清楚本質，搞清楚關係，抓住要害，拆解迷局。當你的思考更深刻和廣泛，你甚至可以在更高層次和更廣泛範疇內，領會一些前所未知的規則，歸納出打通不同關節的慧見，突然一道閃電，擊中心中塊壘，有一些舊東西解散了，有一些新東西凭空誕生，那又相當於頓悟了。

思考不妨往深處去，往廣處去，但卻不可只往深處去，往不知伊於胡底的深處去，去到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的深處，唯有無窮的黑暗，只怕是有去無回。



我知道，如今在都市人群大多追求健康，周末喜歡去健身房或是相約做些戶外運動。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歡

爬山，因為山行時的專注，安靜，都讓我覺得那是我與自己最貼近的時刻，不受外力干擾，也不會寄希望於其他人，只能靠自己。走走停停，喘喘氣，吹吹風，鼓勵自己幾次然後撐到山頂。我覺得這是陪伴疏導自己的一個過程。

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，山佔有相當高的比重，山中多精怪、多妖魔、多傳說也多神仙。《西遊記》裏的玉面唐僧多次被各種小怪擄到山中去，《水滸傳》裏武松借着酒勁兒打了虎過了景陽岡，就連觀音菩薩得道前都要一路叩到須彌山去，西嶽華山更是金鼎

山行感悟

潘越

我倒一直喜歡山水畫，沒有太陽，但有霧靄村莊，有薄暮煙瀟。靜裏帶着風聲，像《刺客聶隱娘》裏的求生和殺氣。

靜，換個角度講，或許是盛大的強烈的平衡組合。修行之人講「靜修」，修的或許便是如何將這盛大熾烈消音，各安其位，將焰火從紅色變成藍色。

喜歡進山，因為山與寺不分家。古剎，古樹，蒼松翠柏，香煙嫋嫋。曾與友人討論過「燒香」這件事：人在年輕力壯之時是什麼也不信的，因為太過自信一己之力，直到經歷了一些事，知道人生之事，更多不在自身掌控。便生出許多疑問，到底是什麼力量在編排？

月亮爬到頭頂上，耳朵裏滿滿灌了蟬聲，跟朋友一邊喊累一邊玩笑。

布景燈暗得很，看不到路標，兩個人走得不知今夕何夕今年何年。想想那些舊時在星夜趕路的人，真是大膽。

朋友說：「你說還有其他人嗎？」我說：「不知道啊，要不你喊一聲？」兩人嬉笑着只能硬着頭皮繼續走。

或許，這就是我喜歡進山的原因，或上或下，沒有「喊停」這麼一說，也沒有「求救」這種便捷，你必須靠自己，必須說服以及克服自己，除了風景，把所有心思都壓在自己身上，專注，行進。

月亮越升越高，格外明亮，零星幾顆大的星子也亮得很，山風習習，雲朵婆娑連成一片順着風向飄移，深深淺淺如夢似幻。

朋友抬頭嘆了句「真好」，我點頭。腳下，繼續行下去……